

## 国际汉语教学中“被忽视”的文学

贺倩茹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新加坡 637616

**摘要** 自国际汉语教育诞生, 文学作品一直是其重要的语言材料。相关专家学者已经从多个维度对文学作为国际汉语教学教材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研究。尽管如此, 文学在国际汉语教学实践中仍存在一些未被充分关注的方面。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汉语教材和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 结合文学与文化研究, 重新强调文学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 特别强调了在选取文学作品时应注重的本土化原则与审美原则, 以更全面地认识和利用文学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同时, 通过重新审视文学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被忽视的意义, 期望为文学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 文学; 国际汉语教学; 审美意识; 本土化; 海外华文文学

### 一、前言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无论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其外。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 而语言是这种交流所必需的工具和手段。当世界各地对某一种语言的学习需求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这门语言就会成为全球通用语言。毫无疑问, 英语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全球通用语言, 而中文正在成为世界第二通用语言。

若学习者人数庞大, 便会产生教学需求, 包括对课程、教师、教材、测试的需求。这些需求要求教学具有相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范式。从1950年开始, 海内外对于国际汉语教学的探索和实践就从未间断, 国际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

自国际汉语教育诞生起, 文学作品一直是其重要的语言材料, 中国第一部比较成熟的中高级对外汉语教材《文选》(1979) 几乎全部选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凭借具有故事性、趣味性、生动性、丰富性、艺术性、文化性、交际性等特点, 成为国际汉语教学的首选语言材料。然而, 不到十年, 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传统就引发了不少争论, 开始走向了“去文学化”。1987年, 施光亨、李明从语言教学的层次性、语言技能训练等角度论证了文学作品作为语言教材的先天不足; 1991年, 刘英林认为名家名篇最好不要作为必修课的教材; 1992年, 李菊先提出以文学原著为主干教材, 有诸多不利因素, 包括语料陈旧、难以处理传统文化因素、语言的局限性, 以及语言结构的随意性。

进入二十一世纪, 学术界和教育界逐渐为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学正名。吴成年(2004)也较为中肯地对“去文学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他认为那些并不是文学作品本身的缺点, 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性符合教学目标; 只要注意选材和教学方式, 扬长避短, 就能够通过教授文学作品实现教学目的。例如, 只需要编者注意“长篇小说巨著的节录, 矛盾集中, 人物众多, 不宜用来进行语言教学”“近代白话小说使用的是近代汉语, 不适用于现代汉语教学”; “有些选用文学作品的课文篇幅太长, 也不利于增加趣味性”等问题, 不要选择长篇小说、近代白话小说, 就可以避开相应问题。

吕维浩对《汉语高级教程》《新汉语高级教程》《博雅汉语飞翔篇》以及《新实用汉语课本》中的文学作品的数量和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文学作品在国际汉语高级教材中占主要地位,有着其他语料没有的优点。然而,文学作品可以提高学习兴趣、蕴含丰富文化、表达方式丰富生动、有利于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优点,施光亨、李明、李菊先等学者并非没有注意到,他们只是认为这些优点并不足以驳倒“文学作品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结构的随意性”等“去文学化”的理由;筛选出语言规范、不过度个性化,语言结构循序渐进、符合相应语言教学层次的文学作品,比剔除长篇小说、近代白话小说,要求教材编选者拥有更高的语言学和文学素养,付出更多的心力。

那么,文学作品有什么样的特质,足以让编者放弃更容易取材的科技小品文、时尚杂文、时事报道呢?本文将结合文学与文化研究,重申文学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重新发现文学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被忽视的意义,以证明,文学作品作为国际汉语教材的语言材料有其不可或缺性。

除此之外,怎样将文学作品编入教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前人的基础上,黄发庆作《高级对外汉语精读教材文学作品编选原则研究》,提出文学作品编选的八种原则:可接受性原则、文化性原则、多样性原则、当代性原则、真实性原则、互补性原则、趣味性原则、适度性原则。然而,他们忽略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原则,以及当汉语教学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汉语教学”时,需要适应当地环境的本土化原则。

综上所述,为适应国际汉语教学课程的总目标——使学习者具有由语言技能、语言知识、策略、文化能力四方面能力组成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以及进一步解决文学作品作为教材的缺陷,本文提出,文学作品应当作为国际汉语教材重要的语言材料,并在选文时注重审美原则与本土化原则。

## 二、审美原则

理论上讲,文学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材料,通常有三点作用:其一,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载体,不仅包含丰富的词汇、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还蕴含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体验。通过学习文学作品,学习者能够在语境中自然地掌握语言,提高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其二,文学作品涉及广泛的主题和题材,能够拓宽学习者的视野,增加其对目标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其三,文学作品通常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阅读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类比发展更早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领域发现,该领域也经历了从文学到去文学化,再到重新重视文学的历程。李磊伟从学生的学习目的与所学语文化(特指文学)的关系;大脑半球、认知过程和文化的功用;文学、语言运用及阅读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证了文学对于语言课程的必要性。英语教授刘润清认为:“语言学 and 文学两者密不可分。学习语言学,若没有一定的语言修养和文学修养,就缺乏对语言的敏感,难以体会相似词语和结构间的细微差别,也难以透彻理解语言学专著,当然也影响表达能力的提高。”

相关学者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证明了文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优越性。例如,曲桂敏以上海某些国际学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学唐诗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效果,研究发现朗诵唐诗有助于学生注意声韵拼读和四声规范、主动探索理解文章内容、在作文中引用所学诗句增添文采,以

及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于晋海以格鲁吉亚中小学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儿童文学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效果,研究发现,儿童文学在国际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知识教学、文化教学、提高学生汉语学习兴趣、优化课堂秩序、加强课时控制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何泽则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方面,探讨了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实践,通过调查、访谈、个案研究等方法,论证了高中英语文学阅读的实践能显著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和阅读素养,而且它还具有特殊的思想、人文等方面的课程价值。

刘润清教授曾谈到:“许国璋和王佐良先生曾建议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修两门文学课,而文学方向的研究生选修两种语言学课,这种教育理念值得借鉴。”中国文学在全球各大高校的中文语言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英国剑桥大学、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的中文相关专业课程中,文学研究是课程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两所大学的课程都反映了文学在全球中文语言教育中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它不仅是语言学习的一部分,更是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关键途径。这种文学素养不可能在学生进入大学后陡然拥有,应该在学习汉语的初期就进行铺垫,循序渐进。

在这些过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从文学作品的知识性、交际性、趣味性等方面,讲述文学作品作为国际汉语教学语料的优点。他们也分析教材中文学作品的数量占比,选文的题材与体裁,甚至材料的来源、生词的数量、字数的长短,却没有分析过选文的质量——文笔是否优美?用词是否精确?语言是否有特色?修辞是否有效?

审美意识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质,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常常被忽视。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为例,娄素琴就曾提到,在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将知识教育与审美教育割裂开来的情况很普遍,结果一篇好端端的文学作品被肢解为一个个句子和词组,使生动的艺术形象变为干巴巴的骨架,学生也就根本不懂什么是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严重地削弱了英语教材的美感教育作用。”郭英杰也认为,长期以来,大学英语教学往往以语言形式为主导,过于强调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的作用,忽视或不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内涵,致使学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受到抑制,而且课程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特殊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拓展。可见,此教学方法难以适应立体化、网络化、个性化英语教学和学习的实际需要。

而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审美意识更少被提及,甚至连类似的反思也很少见。几个少见的研究包括,李涛、陈婧结合了对泰汉语教学实践经验,在其论文中提出:“在强调提高学习者的汉语交际水平的同时,如果能够融入现代教育第一语言教学所强调的审美意识,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也不失为习得汉语的有效方法。”另有,周红辉在《语言审美与二语习得》中从文字、语音、文体修辞和文化的角度阐述语言与审美的关系,并认为:“有意识地发掘和培养的语言审美的意识和能力将会对二语教学起到重要的辅助和推动作用。”

也许还未被国际汉语教学的教师、专家、研究者注意到,但审美教育的确是第二语言教学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周洪辉在论文中已经阐述了与文字、语音、文体修辞和文化相关的部分,更系统或者纲领性地体现则在《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之中。《大纲》认为,国际汉语教学课程的总目标是最终具备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而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中的文化能力,则要求学习者能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元素。“得体”这个词,同样在《标准》中“六级标准”就开始提到,即能够“进行较为丰富、流畅、得体的社会交际。”何谓“得体”?合乎情理的,恰如其分的,准确的,美的。“得体”本就是审美层

面的一种标准。而文学，在探索语言的得体性、审美性上，走在了最前沿。刘润清也认为：“学一门外语，其文学作品不可不学。只有多读一点文学，才能真正感受那种语言的美与力量。”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文学”是存在于人类世界，由作家为表情达意使用语言创作出供读者阅读的具有审美特性的艺术作品。

文学是人类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人类用语言传递信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进而也可以用语言表情达意，和同类进行情感交流，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当这种情感交流的精神需求进一步升华，具有了审美性时，语言就拥有了另一种力量，不再是即时性的交流对话，而是成了文学，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让发声的人（即作者）的语言能被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人（即读者）听到。这种传递信息、传达情感的文学，是合乎情理的。

人类语言的四种基本技能为听、说、读、写，它们都是我们在语言学习中需要掌握的。从浅显的层面来讲，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大纲》课程目标的语言技能中“读”这一技能使用的重要板块，也有一部分人有表达情感和创作文学的审美性需求，这与《大纲》中的“情感策略”与“交际策略”中的内容相符，所以语言教学中是应该有文学一席之地的。此外，文学语言可以使语言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McCafferty 认为文学作品能呈现出不同地域的语言特色，如多元的声音、丰富的隐喻、多种交流模态（主要指戏剧作品）等，这样的语境深度能够为二语学生提供宝贵的学习资源。

中国清代诗论家叶燮在其《原诗》中讲到：“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也就是说，文学之于人类的不可取代性，除了它是一种交流方式外，还在于它能够通过审美意象言说不可言之理，记叙不可述之事。换一种说法是，文字语言可以操纵和表达一切，时间、空间、有形的实体、无形的情绪。学习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为了用它来和他人说两句话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

人类作为具有丰沛情感的动物，学习第二语言的初级需求是与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或文化交流信息，高级需求则是交流情感。情感产生之后，自然就需要表达和宣泄。情感的表达与宣泄可以作用于文学艺术的产生，也可以作用于阅读活动的发生。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体会前人精准表达出来的共相或殊相的人类情感，得到情感的共鸣，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让悲剧激起心中的哀怜和恐惧，从而使这些情绪得到净化，或如尼采所言在艺术的欢乐中体验酒神精神，实现对终极命运的消解；另一方面，可以在找到情感共鸣后，学习作者的情感表达方式，模仿或超越性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只有文学，能够将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运用到极致，这是审美意义上的准确性。

人类更进一步的精神需求是审美的需求，学习第二语言的终极目标则是感受另一种语言文化的美。在哲学上，“美”有着极高的地位。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对“智”“理念”“真理”执着追求。在哲学家的理论中，最高的真就是最高的美，最高的境界就是领悟最高的真和最高的美。文学的物质媒介——语言文字——使它成了人们接触艺术、审美最直接简便的一条路。文学，是美的。

施光亨、李明在指出文学作品作为语言材料的局限性时，提出“语言教学需要循序渐进”。语音、语法、词汇固然需要循序渐进，审美教育同样需要循序渐进，不能顾此失彼。的确，要求一个初级学者拥有对第二语言的审美意识是困难的，但教材作为他们认识第二语言的门户，是一个开端，是潜移默化的起点。审美性是绝不可以被忽视的原则。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审美性作为人类更高的追求,若体现在语言教学中,就应该是文学教学。吴成年等学者在论文中提及的交际性、真实性、文化性等文学作品的优点,其实都可以被其他语料的优点替代,唯独艺术性和审美性是难以替代的。因此,应要求国际汉语教材的编者,提高语言学和文学素养,付出更多的心力,仔细挑选在语言结构和审美水平方面能够符合不同语言教学层次的文学作品。如果选择了将文学作品编选入教材,就不该浪费其最精彩的部分。让最美的文章进入教材,让学习者在入门时就能够感受到汉语的美。

### 三、本土化原则

过去,施光亨、李明、刘英林、李菊先等学者的“去文学化”观点都是在“对外汉语教学”背景下提出的。李菊先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以传授语言知识,训练听、说、读、写技能为中心,以培养交际能力为目的的语言教学”,因此,“以文学原著为主干教材,仍有诸多不利因素。”然而,随着中文教育逐步离开中国本土,“国际汉语教学”逐渐成为主流,相关教学目标和教学原则都发生了变化。1988年中国出版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试行)》中,就明确提出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原则,这也是现下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的主流思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成了被普遍认可的教学目标。从重视“交际能力”到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教学观念的巨大变化,令“文化”的问题在国际汉语教学领域中被重视和凸显了出来。

郭熙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语言教学的工具目的和文化目的,李宇明也强调应该从“工具功能、文化功能两个方面来建立衡量语言功能的指标体系”。许多学者与国际汉语教师也在探讨教材中的文化问题或文化教材的问题,指出了“文化”在汉语国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也给出了一定的解决方向和策略,但还没有从理论上对实现语言的文化功能或让文化促进语言教学给出一个系统的论述。

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也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如何从一种文化的背景中跳出来理解另一种文化?两种文化又应该如何交流?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小摩擦、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

笔者以为,教材本土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特别是本土化的文学。在过去十年中,为解决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冲突,以及不同的语言教学环境与略显单一的汉语教学(特别是汉语教材)之间的矛盾,教师和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包括本土化、族别化、语别化、本地化、国别化和国别型。

周小兵和古川裕等学者对“本土化”这一策略作了深刻的探讨。周小兵提出了汉语教材的本土化,他认为本土化的含义是:教材考虑、反映学习者所在国情况(如社会制度、文化习俗、思维模式、母语特点等),依据学习特点、难点设计教学点与顺序、教学方式、练习等,以改善效果,减少冲突,适合外语在当地的教和学。相比“通用式”,本土化的汉语教材有四点主要优势:使用当地学习者的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能适应当地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适合并能够反映当地的社会文化;能够考虑当地人学习汉语的特点、难点。古川裕认为,所谓“本土化”需要有“相对化”的支撑,只有通过中外双方合作和互补,才能进一步接近比较理想的“本土化”。

与此相呼应的是李泉对于“国别化”问题的探讨。他提出,现有教材“国别化”的理据并不充分,教材编写要贴近外国人的思维、生活和习惯的观点值得质疑。他认为汉语教材不必“国别化”,但我们

确实需要有“国别型”的教材。与古川裕的观点相似，但他认为“国别型”教材更多地应该由当地或本土的专家学者编写，由中国提供支持。而“国别型”教材的内容应主要贴近“中国故事”、适当贴近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有限贴近“外国故事”。由此，他提出了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应该“一体现，三贴近”：体现汉语汉字的特点及教学法，主要贴近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适当贴近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有限贴近海外学习者的生活和有关国家的文化。

陈志锐也在《新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中指出，教材编写要有针对性，“语言风格、内容要本地化，针对本地生活，避免教材语言距离本地文化与习惯太远”。他认为教材需要有实践性，也就是说教材内容必须适用于当地生活，而且要与学生的需要、生活环境相配合，以达到交际的实际目的；同时应该关注普遍性的文化。

以上学者的研究中都透露出一种态度，即国际汉语教学不应该以中国为中心，而应该关照学习者自身的需要和文化背景；也不应该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二元对立起来，应该寻找不同文化中体现出的人类共通的文化价值。至于二者在文化中相冲突的地方，就是“本土化”“国别型”教材和具有跨文化交流视角的教师发挥作用的地方，需要以温和、包容的态度去进行理解和协商。

“本土化”或“国别型”教材，已在逐步实践，如韩国版《汉语教程》，美国中小学使用的教材《美洲华语》，西班牙本土出版的初级汉语系列教材《谢谢》，德国本土出版的初级汉语综合教材《聊聊》等。这些教材都在努力贴近海外学习者的生活和学习能力，但主要是作形式上的改变，如教材容量本土化，生词注解母语化，部分话题本土化等，却忽视了内容本土化。而内容本土化可以更好地反映学习者所在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思维模式、母语特点等，有效减少文化冲突，适合外语在当地的教和学。对于需要涉及更复杂、更丰富语料的中高级国际汉语教材来说，华文文学，是内容本土化一个非常宝贵的语料资源。然而，目前少有国际汉语教材选入华文文学作品。

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华侨数量的逐步增长，海外华文文学也在蓬勃发展。刘俊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指以中文/华文为书写载体和创作媒介的文学，多由华人华侨创作，包括中国之内和中国之外的所有用中文/华文创作的文学，形成了一个跨区域、跨文化、复合互渗的文学共同体。虽然它的历史源头来自中国文学，但也充分尊重遍布在世界各地的中文/华文文学的本土特殊性，并以此作为衡量不同国家、地区和区域华文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基本特点是拥有跨越区域和文化的多元性，成了一个整体，是一个华文文学的共同体。若不包含中国本土产生的文学，则可单称“海外华文文学”。陈瑞琳、刘俊、吴冰等都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涌现进行了研究。相关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代表学者的“华语语系”论。“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概念几乎与世界华文文学同时出现。根据刘俊的研究，Sinophone这个词最早由西方学者 Ruth Keen 在 1988 年提出，用于定义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在内的中文文学社区，后由史书美进行系统阐释、理论提升，王德威深入研究并将之“汉化”。他们使用 Sinophone literature 或华语语系文学，以“解中心”为诉求，消除“中国中心主义”和大中华的“中国性”。华语语系文学由此逐渐向汉语学界传播和发展，成为研究华语/华文写作的核心概念之一。王德威正是在 20 世纪中以来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认为汉语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驳杂现象，才推广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

旅美华文作家陈瑞琳在《风景这边独好——我看当代北美华文文坛》中展示了北美华文文学的盎然生机和优秀成果。王德威与高嘉谦于 2022 年编选了《南洋读本》，展现了泛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

的丰富面貌。这些华文文学，是最贴近海外学习者生活的文学语料。严歌苓的《海那边》描写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美国华人的生存状态，《南洋读本》中收录的《柬埔寨：没落的古国》《印尼散记》《郁达夫三宿槟城》则写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与历史记忆。这些作品中不乏能够兼顾“一体现，三贴近”原则的文学作品。例如《南洋读本》中收录的微型小说《榴莲糕与皮鞋》，讲述了“我”去帮二叔修皮鞋，但鞋子太破了不能再补，“我”忍痛退掉了给自己买的榴莲糕，用零花钱给二叔买了新皮鞋，而二叔知道“我”喜欢榴莲糕，便用二叔家的小花狗换了榴莲糕给“我”的故事。刘以鬯的这篇小说篇幅短小，用词简洁精炼，有一些生词和简单的语法，适合学习者阅读。小说故事发生在新加坡的牛车水一带，是新加坡本地人熟悉的环境，用词也符合新加坡华人的习惯。而且这个充满亲情和温情的故事，不仅贴近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也符合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它凭借欧·亨利式的结局，被看作南洋版《麦琪的礼物》，也让小说妙趣横生，很有可读性。这类作品若作为国际汉语教学的语料，可兼具真实性、文化性、审美性和本土性。

当地的华文（中文）文学作品，自然地使用了反映当地社会文化的词汇，体现了当地日常生活习俗等本土文化现象，写作背景也往往就是当地的环境，反映的情感和思考也正好是在当地产生的情感和思考，同时延续了一定的中华文化底蕴。选择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进入国际汉语教学课本可以说是一种简便且有效的“本土化”的方式。

施光亨、李明曾经提出，外国人对中国文学作品描写的时代背景、环境和生活比较生疏，这增加了教学难度。而选编海外华文文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它们讲述着本地的环境和生活，所描写的内容，都可以在本地的唐人街和华人社群中得到印证。施、李二人在论文中也承认：“如果学到的东西能在本族人口里得到印证，或说出来的话能为他们理解，（学生）就会得到极大的鼓舞和乐趣。”那么本土化的华文文学，相比产生于中国大陆的那些文本，更加贴近当地社会，更容易被当地的华人印证，也更加能发挥文学作品提高语言学习乐趣的优点。此外，施、李认为编选中国文学作品，会让编者把眼光投向文学上有成就的名家，或是产生在教材中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貌的愿望，削弱语言教学的特点；李菊先也担忧文学作品语料陈旧、不符合学以致用原则、包含难以处理的传统文化因素，认为选择海外华文文学能规避这种风险。

海外华文文学方兴未艾，并无有定论的名家，也不必注重中国当代文学的概貌。它们语料新颖，是当地华人的所见、所思、所感。它们起源于中国文化，却又已经历了本土化。对于本地的学习者而言，华文文学更容易理解和交流；对于将要深入中国本土的学习者而言，华文文学又是最佳的过渡语料。

#### 四、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而文学正是语言、文化、美学的结晶，因此将文学融入第二语言教学能够辅助语言教学并同时进行文化教学与审美教育。

中文希望走向世界，华人希望传承华族文化，世界各地的人或许想了解这个东方大国，或纯粹出于好奇或想从中获利。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当人们开始接受国际汉语教学时，都希望能以一种相对轻松容易的方式将中文学好懂。那么，文学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存在。

对于创作者或将来准备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而言，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是跨时空的情感交流，是世界回忆的组成部分，能言说不可言之理、记叙不可述之事。对于阅读者而言，文学可以



满足他们的情感、审美等精神上的需求。对于教育者而言,文学可以使语言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也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而对于想要解决文化问题的学者专家们而言,在重视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流的情境下,文学则是体现跨文化交流和呈现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文学与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教学与学习是匹配且必要的。

根据本文的研究,文学,特别是华文文学,与国际汉语教学甚至第二语言与外语教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具有较大教学意义的可能性。因此,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应该将目光投向华语语系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相关研究,令两者联动,这将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将文学引入国际汉语教学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它要求教材编写者有更高的语言学和文学素养,能够仔细挑选在语言结构和审美水平符合不同语言教学层次的文学作品;要求教师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教学能力,能够针对差异化极大的二语学习者制定适宜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和教学目标;同时要求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共同推动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为了克服这些挑战,需要政府、教育机构、教师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加强教学资源建设、改进教学方法和模式、关注学生兴趣和需求、完善教材编写和选择,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等方面的工作。

国际汉语教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围绕其中的文化问题开展研究也方兴未艾,相关研究未来必然会走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 参考文献

- [1] 王德威. 华语语系文学: 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5): 1-4.
- [2] 崔希亮. 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与展望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0(2): 2-11.
- [3] 吴冰. 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8(2): 15-23.
- [4] 李菊先. 关于中、高级对外汉语教材的思考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2(4): 296-300.
- [5] 吴成年. 对文学作品作为中高级对外汉语教材的思考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173-175.
- [6] 吕维浩. 对外汉语教学高级阶段综合课中的文学作品教学研究 [D].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 [7] 黄发庆. 高级对外汉语精读教材文学作品选编原则研究 [D]. 广州: 暨南大学, 2012.
- [8] 王靖宇. 文学在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0(4): 102-107.
- [9] 刘文燕.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学教学 [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 [10] 李磊伟. ESL/EFL 及文学教学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87(6): 36-39.
- [11] 张燕华, 刘润清. 人文关怀理念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与科研——刘润清教授访谈录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5(3): 3-7, 2.
- [12] 曲桂敏. 学唐诗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效果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 [13] 于晋海. 论儿童文学在实现国际汉语教学目标中的辅助作用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3.
- [14] 何泽. 高中英语文学阅读教学行动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 [15] 王诗斐.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中的文学作品研究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



- [16] 肖扬. 对外汉语中高级阅读教材选文研究 [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0.
- [17] 娄素琴. 试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美育渗透 [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10): 79-80.
- [18] 郭英杰, 王文. 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学审美意识的价值指向和实践探索 [J].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2(1): 66-68.
- [19] 李涛, 陈婧. 审美教育与对泰汉语教学中的融合途径探究 [J]. 大学教育, 2019(10): 111-113.
- [20] 周红辉. 语言审美与二语习得 [J]. 现代语文, 2006(9): 8-10.
- [21] 孔子学院总部.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订版)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4.
- [22] McCafferty S G. Adolescent second language literacy: Language-culture, literature, and identity[J]. Reading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2002, 41(3): 279-288.
- [23] 陈瑞琳. 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 [J]. 华文文学, 2003(5): 34-40, 61.
- [24] 陈瑞琳. 风景这边独好——我看当代北美华文文坛 [J]. 华文文学, 2003(1): 8-14, 49.
- [25] 刘俊.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3(5): 102-110.
- [26] 傅道彬, 于蓓. 文学是什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7]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汉语水平等级标准研究小组.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 [试行] [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8.
- [28] 郭熙. 海外华语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1): 106-115.
- [29] 刘俊. “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新华文学”——以《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中心 [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2): 2-8, 129.
- [30] 欧阳芳晖, 周小兵.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美汉语教材文化呈现比较 [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6(1): 78-84.
- [31] 陈志锐. 新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32] 周小兵, 罗宇, 张丽. 基于中外对比的汉语文化教材系统考察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5): 1-7.
- [33] 谢玲玲. 以文化为核心的美国汉语教学模式探析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 [34] 古川裕. “本土化”和“相对化”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4(1): 11.

# Literature that is Neglected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HE Qianru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anyang Walk 637616,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highlights the often-overlooked principles in the se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literary works have served as crucial linguistic materials. Scholars and experts have extensively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of incorporating literature in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However, there remain aspects of literatur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at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and research, and synthesizing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is paper reemphasizes the pivotal role of literature in language education. It particularly underscores the aesthetic and localization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selecting literary works, aiming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ation of literatur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dditionally, by reevaluating the overlooked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s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into the teaching practices.

**Keywords**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esthetic Awareness; Localizatio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版权所有 © 2025 本文作者和香港科技出版集团。本作品根据知识共享署名国际许可证 (CC BY 4.0) 获得许可。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